

校(院)馆藏红色文献中的毛泽东藏书

□ 杨耀田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图书和文化馆在整理馆藏红色文献工作中，发现毛泽东藏书22种24册，多为延安时期收藏，钤盖有毛泽东藏书印章，其中数册有铅笔批注。

经过对书中钤印的递藏考证，校（院）馆藏毛泽东藏书应该主要来源于中共中央图书馆（以下简称中央图书馆），另有少数为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前身）成立时毛泽东赠书。中央图书馆成立于1941年12月，初名图书室，1943年3月改称图书馆，又称杨家岭图书馆。成立之初因为图书来源困难，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纷纷赠书助建，其中毛泽东捐赠个人藏书数百册。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央研究院、中央政治研究室等处图书陆续并入中央图书馆，这批图书中也有部分为毛泽东捐赠。1947年国民党军重点进攻延安后，部分战火劫余的中央图书馆及其他单位藏书被转运至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恢复建立中央图书馆，进驻香山后直属中宣部领导，1951年改称中宣部图书馆。1948年7月，党中央决定恢复建立高级党校，命名为马列学院，校址位于西柏坡村西的李家沟山村。建校之初图书主要为中央办公厅、新华书店赠送，中央图书馆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也曾捐赠部分图书。馆藏毛泽东藏书，大多是这一时期集中入藏。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先后进行了东征和西征，将陕甘根据地扩大为陕甘宁根据地，党中央进驻延安，在西北站稳了脚跟。在延安时期，毛泽东阅读了不少书籍，尤其重视对马列主义及哲学理论著作的学习和研究，馆藏毛泽东藏书就是以哲学类著作为主。在《西行漫记》中，埃德加·斯诺曾提到：“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当时，大量宣传马列主义的著作陆续翻译出版，国内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如李达、艾思奇的著作也已出版，这些都为他系统的学习提供了充足的知识来源。身居陕北的毛泽东迎来了阅读和藏书的丰盛时期，他不断写信给国统区的同志，要他们购书带回陕北，还在延安组织翻译出版大量马列著作及苏联书籍，潜心攻读择优收藏，此外还有不少友好人士、团体向他赠书，他的私人藏书日益增多，并有专人负责管理。馆藏藏书上钤盖的毛泽东私人藏书章一共三种，第一种

为篆体朱文名印，只钤盖于馆藏《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一书的封面及内封，这枚印章是现今所见毛泽东最早的印章，现存中央档案馆，为无名人士刻印，曾为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及抗日战争时期广泛使用。另两种是常见的手写草书体无边框“毛泽东”印和楷书体长方形“毛氏藏书”印，用蓝色印泥钤盖，推测是藏书管理人员根据书籍保管规定钤印。其中草书体“毛泽东”印，现存毛主席纪念馆，作为珍贵文物陈列展览。

部分馆藏藏书上除了钤盖毛泽东私人藏书章外，还钤盖有机构藏书章，主要为延安时期各机构图书馆藏书用章，除中央图书馆及马列学院用章外，还包括延安新哲学学会图书室（1938年9月成立），马克思列宁研究院图书室（即原延安马列学院图书室），中央政治研究室图书馆（1941年8月成立）用章。通过考证机构藏书章的递藏传承，可以推断这批毛泽东私人藏书，是延安时期毛泽东陆续捐赠给上述机构，最终辗转入藏本馆。

馆藏毛泽东藏书大致有四类：一为马列著作，主要包括马列经典和阐

述马列主义哲学、经济学、民族学说等方面的著作；二是传统文化研究书籍；三是西方思想文化著作；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著作。现将藏书简要介绍如下：

- 1.《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蒋维乔编述，1934年5月上海中华书局第二版。
- 2.《二程研究》。管道中著，1937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 3.《中国哲学史纲要》。向林冰著，1939年9月重庆生活书店发行。
- 4.《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著，1930年代上海中亚书局翻印本。
- 5.《西洋哲学史》。日本秋泽修二著，熊得山、金声合译，1938年7月汉口生活书店第二版。
- 6.《西洋哲学概论》。奥地利耶路撒冷原著，陈正谟重译，1931年11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第四版。
- 7.《纯粹理性的批判》。德国哲学家康德著，胡仁源译，1935年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 8.《自然之体系》（下册）。法国荷尔巴赫著，杨伯愷译，1933年9月上海辛垦书店出版。

- 9.《辩证法唯物论》上、下两册。苏联米丁著，王剑秋（沈志远）译，1939年3月重庆生活书店出版。
- 10.《新哲学体系讲话》。陈唯实著，1939年5月上海杂志公司出版。
- 11.《帝国主义之诸家学说》。苏联学者拔夫罗维季著，王斐荪译，1933年3月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
- 12.《什么是列宁主义》（第三分册）。凯丰编译，1939年4月重庆中国出版社出版。
- 13.《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苏联斯大林著，1939年5月延安解放社出版。
- 14.《战略与策略》。1938年11月延安解放社编译出版。
- 15.《世界政治》。英国杜德著，张蕖等译，1937年1月上海生活书店第一版。
- 16.《世界政治》。内容同上，1937年4月上海生活书店第二版。留有毛泽东铅笔批注若干。封面有“毛泽东”墨笔手书签名。
- 17.《晚周诸子经济思想史》。熊梦著，1930年9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 18.《经济思想史》。美国韩訥

著，臧启芳译，193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第四版。

- 19.《近代经济学说史》。沈志远著，1938年2月上海生活书店第二版。
- 20.《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上册）。乌里扬诺夫（列宁）著，彭苇秋、杜畏之译，1934年7月上海新生命书局第三版。
- 2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日本河上肇著，李达等译，1938年6月上海昆仑书店第四版。
- 22.《歌德自传》上、下两册。德国歌德著，思慕译，上册1936年12月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下册于1937年4月出版。

毛泽东藏书不仅是毛泽东读书生活的历史记录，也是研究和学习毛泽东读书方法的珍贵资料。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阅读内容极为丰富，埃德加·斯诺赞叹他“博览群书，对

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无论是马列著作还是经史子集，抑或西方政治经济文化著作，甚至自然科学、艺术宗教等作品，他都广泛涉猎，集中阅读，融汇东西，贯穿古今。读书中，他习惯将同一译著的不同版本进行对照阅读，通过对比发掘原著真意，因此他的一种藏书往往有几个不同的翻译版本。1988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收录毛泽东批注过的十种图书，见于馆藏的同种图书有《辩证法唯物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两部，只是与批注集中收录的版本不同。毛泽东常在书页上亲笔批注，留下自己的见解思考，主张“不动笔墨不看书”。馆藏《世界政治》（1937年4月第二版），书页上到处都有他铅笔勾画的阅读符号，并有部分批注，例如针对“资本主义在素质上是反集体制度的，只能联合起来抗拒共同的敌人，故不能产生或容许全世界的集体的结果”这一段话，毛泽东批注“资本主义国家联合已不可。世界大战”。敏锐地指出因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世界大战已不可避免。

毛泽东藏书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知识源泉，馆藏毛泽东藏书多为延安时期藏书，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辩证法唯物论》《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战略与策略》《世界政治》等为毛泽东深刻认识和预见抗日战争的政治形势和发展阶段、阐明党的抗日持久战战略总方针等提供了思想借鉴。

据相关资料显示，全国范围内现存毛泽东藏书主要收藏于中央档案馆，并编印有《毛泽东藏书目录》，共计96473册，新中国成立前的藏书在战争年代很多都已散失，能保存下来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约1000册，其他大部分为新中国成立后购置。毛泽东藏书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图书，一些书中的亲笔批注，更可视作毛泽东手稿的补充，拥有历史档案的内涵。作为编辑党史文献集、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第一手珍贵史料，具有极高的文献研究价值和文物保存价值。校（院）馆藏毛泽东藏书虽然仅存22种24册，但主要为延安时期收藏，是毛泽东藏书中较为精华的部分，非常珍贵。对这批珍贵红色文献的妥善保存和利用，有利于党校教师和学员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学习毛泽东酷爱读书、善于思考的优秀品质。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图书和文化馆〕

庆祝中央党校建校90周年

延安的山有骨有肉，延安的河有水有油。

延安处万山峡谷之中，“三山鼎峙，二水带围”。我每次去延安，都在延安的山里流连忘返，感悟那厚厚的土层包裹着坚固的岩石，如同骨肉不分离；都到延安的河边徜徉徘徊，透视那潺潺流水的河床下面涌动着油流，如同琴瑟共鸣。每当遇到懂得“延安的山、延安的河”的人，我禁不住伸出大拇指：“你是老延安！”

（一）

最近一次去延安，正值一个晚春。层峦叠嶂的山坡上、山谷间，野生的杜梨花开，远远望去，山里像覆盖了片片棉絮，给如岱的山脉增添了春的生机。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到达这里时，敌骑兵也随之追来，“切尾巴”战斗的指挥所就设在了平台山（今胜利山）最高峰大砭梁的一棵大杜梨树下，这山梁、这杜梨树见证了红军设下的口袋阵，见证了追击红军的敌骑兵的灭亡。

红军到达吴起镇，已是深秋，山里的杜梨子成熟了，落在地上的、仍然挂在树上的，都像一张张黑黢黢的娃儿脸，似乎在迎接红军的到来。不能不说，本是贫瘠的地区，一下子来了那么多人吃饭，只靠打土豪，地主家也没那么多余粮了。这甘甜多汁的杜梨子即成了暂时的粮食补充，既当红军的水果又是干粮。延安山里的杜梨子啊，你是滋养过红军的佳品！

红军刚到那会儿，延安哪有那么多窑洞可住？但当时山里的野狼多，山岗上、山石间，狼洞狼窝不少，野狼泛滥成灾、祸害百姓，成当地一患。有的小窑洞旁边就是狼洞，有的红军首长和战士干脆就住在比较大的狼洞中，厚厚的土层包裹着的石缝洞



□ 宋光茂

里，给那个冬季里初到的主人一丝温暖。红军还使用套狼圈套狼，狼肉可以吃，狼皮做褥子，野狼成了红军打牙祭、改善生活条件的来源。

延安的山，更是红军的“卫队”。正是借着山势的护卫，中央红军在“切尾巴”战斗后，相继取得直罗镇等战役的胜利，才使中央红军真正成了延安山脉的主人。

延安的山里，几乎无所不产，就是不产黄金。黄金是当时陕甘宁边区与外界进行物资交换的重要储备，非常紧缺。国民党反动派企图通过经济封锁困死这些延安人。毛泽东说，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1940年和1941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磨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延安看到毛泽东穿打补丁的衣服，朱德穿着用敌人的降落伞制成的外套，林伯渠戴着用绳子缠着一条腿的眼镜。为解决延安的经济困难，满足共产党的抗战急需，各地开辟渠道踊跃支援延

安。山东招远的山里盛产黄金，但七七事变后金矿沦陷于日军之手。中共胶东特委组织虎口夺金，组织矿工用烂石偷换金矿石，或将金矿石在井下砸碎带出来，并布置武装力量伏击日军的运矿车，把这些金矿石秘密运到中共控制的炼金厂。将成品金送往延安，要穿越敌人的多道封锁线，为过盘查关，化装的八路军战士每人每次只在衣袋里装十两左右的散金，就这样抗战期间山东招远山里的大量黄金运到延安，弥补了延安山里的缺憾。当时有民谣说，延安山里有，山里没有各地凑。

（二）

站在宝塔山上，俯瞰山下的河底，半是水流，半是沙洲，可以想见丰水期的澎湃势头。河道分流交汇，像在这里打起了巨大的“蝴蝶结”，如今被当地的讲解员巧喻为“工农兵三结合”。延安的河，往往不是独流，而是蜿蜒交汇地流淌。在直罗镇，葫芦河沿镇北由西向东流过，镇东川子河

由南向北与葫芦河交汇，当年的直罗镇战役，红军也是巧妙利用了这里的河流地利。在宝塔山下，当今横跨两条河道的大桥，恰似蝴蝶结上一条庄严的彩带。这河，可谓聚收山川之膏泽，吸纳天地之灵气。

从大桥处沿河而行，或是潺潺之水，或是静流之湾。河滩处、河岸边陆续有采油机映入眼帘，它们像矗立在河边的哨兵，频繁地点头，昼夜不停。据工作人员介绍，这里采油始自清朝末期，早在1907年就打成了中国陆上第一口油井；更神奇的是，这里的石油采上来就是稀薄液体状的，真可谓油流，经过去水分、过滤等简单工序，可不经现代炼油催化裂化工序，即可给普通的拖拉机机器加油。我们可以想见，在延安的13年里，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产自河底的石油经过粗加工处理，即用到了急需的前线，用到了延安后方简易的工作机器中，甚至用到了毛泽东夜晚撰写《论持久战》的照明灯盏中。延安的窑洞啊，如果没有这河里的油流，哪有星星点点的光亮呢。其实，我们

（三）

延安的山河间，成就了陕甘革命根据地。陕甘根据地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为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提供了出发点。红军的到来，也救了当时已极度艰难的陕甘根据地。在延安一直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南梁堡子大梢山，陕甘交界两

不管。刘志丹他们看得远，带领人民上梢山，扫清土匪和民团，占据梢山扎营盘。陕北高原山连山，山连山来水连水，斗倒地主分田产，陕北高原红了天。

延安的山、延安的河，也是我们进军势力的练兵场。自延安之后，进山还是那虎、遇河已不再受阻，在革命道路上，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今天，延安的山、延安的河，还成就了延安的诸多土特产，小米、红枣、核桃、荞面等都名彰全国。其中，在延安的山地里，用延安的河水浇灌出的小米颗粒浑圆、晶莹透亮，米油丰富，久贮不变。我每次去延安，都特意带回一袋小米，熬成的小米粥香飘四溢，一进楼道就能闻见那醇厚诱人的米香味。小米粥凉过后就成了筋筋弹弹的一坨，香味才收敛起来。母亲生前教我，下顿饭时直接把冷水加到粥坨的上面，小火慢熬，不得搅开，锅底的热量会把这一坨粥托起，水就沿锅边流到锅里，并不糊锅，热开后又是黏糊糊一锅，延安米香又再次飘散开来。每次煮粥熬粥，我就常常想，北宋时期范仲淹苦读于破庙，划粥为食、维持生计，一定还没掌握此热粥之法，而我是按母亲教导之法、用延安的山水育出的特产小米练就的啊。

延安的山、延安的河啊，让人产生对母亲般的深情，即使离去了很久很久，也切不断思念。

我敬仰这有骨有肉的山，我热爱这有水有油的河。

